

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

台港及旅居海外著名女作家代表作

顾问：冰心
主编：阎纯德

寻找停泊地

蕙 郭良 蕙昂 漱菡 侠华 苓
李 张 赵 聂
.....

瑶音毛西琼梅
孟林三西袁陈



登录号 120487

分类号

种次号



石油0111710

寻找 停泊地

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台港及旅居海外著名女作家代表作

顾问：冰 心

主编：阎纯德



阎纯德 李杨杨 王 丽 编

寻找停泊地

阎纯德 主编

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

一

目 录

三 毛	
雨季不再来.....	1
方娥真	
艳痕	10
王令嫻	
母亲请听我唱	26
风信子	
心情小站	32
兰 心	
断章	43
艾 雯	
梦的幻灭	53
叶 曼	
血癌	58
丛 甦	
在乐园外	64
冯菊枝	
蝶飞	81
西 西	
母鱼	92
毕 璞	
午后的冥想.....	108
朱天文	
桃树人家有事.....	113

朱天心	
佛灭·····	128
朱秀娟	
爱的惆怅·····	148
严友梅	
金树·····	173
李 昂	
花季·····	177
苏伟贞	
角落·····	185
陈若曦	
耿尔在北京·····	199
陈 娟	
绿萍的青春·····	233
陈宝珍	
酣梦·····	239
陈幸蕙	
昨夜星辰·····	247
陈香梅	
墓前·····	263
张秀亚	
老屋与猫·····	267
张晓风	
红鬼·····	272
张漱茵	
雾之五月·····	293
孟 瑤	
方向·····	306

林海音	
金鲤鱼的百裱裙·····	317
林燕妮	
冥约·····	328
罗 兰	
寄给梦想·····	336
郑明嫔	
地狱谷·····	341
於梨华	
情尽·····	347
季 季	
属于十七岁的·····	360
赵淑侠	
王博士的巴黎假期·····	380
施叔青	
后街·····	395
胡台丽	
媳妇入门·····	423
胡品清	
梦之花·····	436
周蜜蜜	
末世夜宴·····	443
钟 玲	
逸心园十楼C座 ·····	451
钟晓阳	
良宵·····	464
袁琼琼	
自己的天空·····	472

郭良蕙	
婚姻之外.....	487
聂华苓	
珊珊，你在哪里？.....	500
王大年的几件喜事.....	513
萧 飒	
我儿汉生.....	520
康芸薇	
东风飘飘.....	541
琦 君	
髻.....	561
童 真	
仅有的快乐时光.....	566
简 宛	
单纯之乐.....	575
简 嫔	
母者.....	579
廖辉英	
油麻菜籽.....	587
戴小华	
小玉.....	607
繁 露	
潭畔恩仇.....	614

三 毛

(1942—1991)，本名陈平，生于四川重庆，浙江定海人。随父母到台湾。自习中文、外语、钢琴、书画。曾在台湾文化学院哲学系旁听，后留学西班牙、德国、美国，周游欧美，在西非撒哈拉沙漠与西班牙人荷西结婚。在国外当过导游、商店模特儿、图书馆管理员、秘书、小学英语教师。返台后曾任文化大学副教授。后自缢身亡。著有散文集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、《雨季不再来》、《稻草人手记》、《哭泣的骆驼》、《温柔的夜》、《背影》、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、《万水千山走遍》、《我的宝贝》及《闹学记》等10多部。

雨季不再来

这已不知是第几目了，我总在落着雨的早晨醒来。窗外照例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，没有黎明时的曙光，没有风，没有鸟叫。后院的小树都很寥寂地静立在雨中，无论从哪一个窗口望出去，总有雨水在冲流着。除了雨水之外，听不见其他的声音，在这时分里，一切全是静止的。

我胡乱地穿着衣服，想到今日的考试，想到心中挂念着的培，心情就又无端地沉落下去，而对这样的季候也无心再去咒诅它了。

昨晚房中的台灯坏了，就以此为藉口，故意早早睡去，连笔记都不想碰一下，更不要说那一本本原文书了。当时客厅的电视正在上演着西部片，黑暗中，我躺在床上偶尔会有音乐、对白和枪声传来，觉得有一丝朦胧的快乐。在那时考试就变得极不重要，觉得那是不会有的事，明天也是不会来的，我将永远躺在这黑暗里，而培明日会不会去找我也不是问题了。不过是这个季节在烦恼着我们，明白就会好了，我们岂是真的就此分开了，这不过是雨在冲乱着我们

的心绪罢了。

每次早晨醒来的时候，我总喜欢仔细地去看看自己，浴室镜子里的我是一个陌生人，那是个奇异的时分。我的心境在刚刚醒来的时候是不设防的，镜中的自己也是不设防的，我喜欢一面将手浸在水里，一面凝望着自己，奇怪地轻声叫着我的名字——今日镜中的不是我，那是个满面渴想着培的女孩。我凝望着自己，追念着培的眼睛——我常常不能抗拒地驻留在那时分里，直到我听见母亲或弟弟在另一间浴室里漱洗的水声，那时我会突然记起自己该进入的日子和秩序，我就会快快的去喝一杯蜂蜜水，然后挟着些凌乱的笔记本出门。

今早要出去的时候，我找不到可穿的鞋子，我的鞋因为在雨地中不好好走路缘故，已经全都湿光了，于是我只好去穿一双咖啡色的凉鞋。这件小事使得我在出门时不及想象的沉落，这凉鞋踏在清晨水湿的街道上的确是愉快的。我坐了三轮车去车站，天空仍灰得分不出时辰来。车帘外的一切被雨弄得静悄悄的，看不出什么显然的朝气，几个小男孩在水沟里放纸船，一个拾垃圾的老人无精打采地站在人行道边，一街的人车在这灰暗的城市中无声地奔流着。我看着这些景象心中无端地升起一层疲惫来，这是怎样令人丧气的一个日子啊。

下车付车钱时我弄掉了笔记，当我俯身在泥泞中去拾起它时，心就突然软弱无力起来。培不会在车站吧，他不会在那儿等我，这已不知是第几了，我们各自上学放学，都固执地不肯去迁就对方。几日的分离，我已不能清楚地去记忆他的形貌了，我的悬念和往日他给我的重大回忆，只有使得我一再激动地去怀想他，雨中的日子总是湿的，不知是雨还是自己，总在弄湿这个流光。今日的我如此地撑不住，渴望在等车的时候能找到一个随便什么系的人来乱聊一下，排队的同学中有许多认识的，他们只抬起头来朝我心事重重地笑了笑，便又埋头到笔记簿里去，看样子这场期终考弄得谁都潇洒

不起来了。我站在队尾，没有什么事好做，每一次清晨的盼望总是落空，我感到一丝被人遗忘的难受，心中从来没有被如此鞭笞过，培不在这儿，什么都不再光彩了。站内的日光灯全都亮着，惨白的灯光照着一群群来往的乘客，空气中弥漫着香烟与湿胶鞋的气味，扩音器在扩放着新闻，站牌的灯一亮一熄地彼此交替着，我呼吸着这不洁的空气，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厌倦而又无奈的日子。

想到三个多月前的那日，心情就无端地陷入一种幻想中去，那时正是注册的日子，上一个学期刚从冬季寒冷的气候中结束，我们放假十天就要开始另一个新的学期。那天我办完了注册手续才早晨十点多钟，我坐在面对着足球场的石砌台阶上，看着舞专的学生们穿了好看的紧身舞衣在球场上跳舞，那时候再过几日就是校庆了，我身后正有一个老校工爬在梯子上漆黄色的窗框，而进行曲被一次次大声的播放着，那些跳舞的同学就反复练习。当时，空气中充满着快乐的音乐和油漆味，群山在四周低低地围绕着。放眼望去，碧空如洗，阳光在缓缓流过。我独自坐在那儿，面对着这情景，觉得真像一个活泼安适的假日，我就认真地快乐起来。那份没有来由的快乐竟是非常地震撼着我。后来开学了，我们半专心半不专心地念着书，有时逃课去爬山，有时在图书馆里发神经查生字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接着雨就来了，直到现在它没有停过。我们起初是异常欢悦地迎着雨，数日之后显得有些苦恼，后来就开始咒诅它，直到现在，我们已忘了在阳光下上学该是怎么回事了。

从车站下车到学校大约有二十分钟的路，我走进校园时人已是透湿的了，我没有用雨具的习惯，每天总是如此来去。我们教室在五楼天台的角上，是个多风的地方。教室中只有几个同学已经先到了，我进门，摊开笔记，靠在椅子上发愣，今日培会来找我么？他知道我在这儿，他知道我们彼此想念着。培，你这样不来看我，我什么都做不出来，培，是否该我去找你呢，培，你不会来了，你不会来了，你看，我日日在等待中度日——

四周的窗全开着，雨做了重重的帘子，那么灰重地掩压了世界，我们如此渴望着想看一看帘外的晴空，它总冷漠地不肯理睬我们的盼望。而一个个希望就这样被否定掉了，除了无止境的等待之外，你发现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再见阳光。

李日和常彦一起走进来，那时已是快考试了，李日是个一进教室就喜欢找人吹牛的家伙。他照例慢慢地踱进来，手中除了一只原子笔之外什么也没带。

“卡帕，你怎么穿这种怪鞋子？”卡帕是日本作家芥川的小说“河童”的发音，在雨季开始时我就被叫成这个名字了。

“没鞋了，无论皮鞋球鞋全湿了，不对么？”

“带子太少。远看吓了我一跳，以为你干脆打赤足来上学了。”李日一面看着我的鞋，一面又作出一副夸张的怪脸来。

“我喜欢这种式样，这是一双快乐的鞋子。”

“在这种他妈的天气下你还能谈快乐？”

“我不知道快不快乐，李日，不要问我。”

“傻子，李日怕你考试紧张，跟你乱扯的。”常彦在一旁说。

“不紧张，不愉快倒是真的，每交考卷就像是一种屈辱，你说你会了，别人不相信，偏拿张白纸要你来证明。”我说着说着人就激动起来。

“卡帕，有那么严重么？”常彦很费思索地注视着我。

“他妈的，我乱说的，才不严重。”说着粗话我自己就先笑了起来。

这是一种没有来由的倦怠，你如何向人去解释这个时分的心情呢，今晨培也没有来找我，而日复一日地等待就只有使得自己更沉落下去。今晨的我就是如此地撑不住了，我生活在一种对大小事情都过份执着的谬误中，因此我无法在其中得着慰藉和亮光，好在这心情已非一日，那是被一连串空泛的琐事堆积在心底的一个沙丘，经不住连日的雨水一冲，便在心里乱七八糟地奔流起来。

这是一场不难的考试，我们只对几个哲学学派提出一些评论，再写些自己的见解，写二千字左右就可通过。事实上回答这些问题仍旧是我很喜欢的一件工作，想不出刚才为什么要那么有意无意地牵挂着它。仔细地答完了卷子，看看四周的同学，李日正拉着身旁埋头疾书的常彦想要商量，常彦小声说了一点，李日就马上脸色发光、下笔如飞起来，我在一旁看了不禁失笑，李日的快乐一向是来得极容易的。此时的我心中想念着培，心中浮出一些失望后的怅然，四周除了雨声之外再听不出什么声音来。我合上了卷子，将脚放在前面同学的椅子上轻轻地摇晃着，那个年轻的讲师踱过来。

“是不是做完了？做完就交吧。”

“这种题目做不完的，不过字数倒够了。”

他听了笑起来，慢慢地踱开去。

我想不出要做什么，我永远学不会如何去重复审视自己的卷子，对这件事我没有一分钟的耐心。雨落得异常的无聊，我便在考卷后面乱涂着——森林中的柯莱蒂^①，雨中的柯莱蒂，你的太阳在哪里——那样涂着并没有多大意思，我知道，我只是在拖延时间，盼望着教室门口有培的身影来接我，就如以前千百次一样。十五分钟过去了，我交了卷子去站在外面的天台上，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，整天都没课了，我们已在考期终考了。整幢的大楼被罩在雨中，无边的空虚交错的撑架在四周，对面雨中的宿舍全开着窗，平日那些专喜欢向女孩们呼叫戏谑的男孩们一个也不见，只有工程中没有被拆掉的竹架子在一个个无声的窗口竖立着。雨下了千万年，我再想不起那些经历过的万里晴空，想不起我干燥清洁的鞋子，想不起我如何用快乐的步子踏在阳光上行走。夏季没有带着阳光来临，却带给我们如许难捱的一个季候。教室内陆续有人在交卷，那讲师踱出来了。他站着看了一会雨。

①柯莱蒂 (Clytie)，希腊神话山泽女神，恋太阳神阿波罗，后变为向日葵。

“考完了就可以回去了，我们这门课算结束了。在等谁吗？”

“没有，就回去了。”我轻轻地回答了一声，站在雨中思索着。我等待你也不是一日了，培，我等了有多久了，请告诉我，我们为什么会为了一点小事就分开了，我总等着你来接我一块下山回去。

这时我看见李日和维欣一起出来。维欣是前一星期才回校来的，极度神经衰弱，维欣回乡去了快一个月。

“考得怎么样？”我问维欣，平日维欣住在台北姑母家中，有时我们会一起下山。

“六十分总有的，大概没问题。”维欣是个忧郁的孩子，年龄比我们小，样子却始终落落寡欢的。

“卡帕，你准是在等那个戏剧系的小子，要不然甘心站在雨里面发神经。”李日一面跳水塘一面在喊着。

“你不许叫他小子。”

“好，叫导演，喂，培导演，卡帕在想你。”李日大喊起来。我慌了。

“李日，你不要乱来。”维欣大笑着拉他。

“卡帕，你站在教室外面淋雨，我看了奇怪得不得了，差一点写不出来。”李日是最喜欢说话的家伙。

“算了，你写不出来，你一看常彦的就写出来了。”

“冤枉，我发誓我自己也念了书的。”李日又可爱又生气的脸涨成一团了，这个人永远不知忧愁是什么。

这时维欣在凝望着雨沉默着。

“维欣，你暑假做什么，又不当兵。”我问他。

“我回乡去。”

“转系吧，不要念这门了，你身体不好。”

“卡帕，我实在什么系都不要念，我只想回乡去守着我的果园，自由自在地做个乡下人。”

“书本原来是多余的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维欣，算你倒霉，谁要你是长子，你那老头啊——总以为送你念大学是对得起祖宗，结果你偏闷出病来了。”李日在一旁乱说着，维欣始终性情很好地看着他，眼光中却浮出一层奇怪的神情来。

我踏了一脚水去洒李日，阻止他说下一句，此时维欣已悄悄地往楼梯口走去。李日还毫不觉得地在踏水塘。

“维欣，等等我们。李日，快点，你知道他身体不好，偏要去激他。”我悄悄地拉着李日跟在维欣身后下去。

下楼梯时我知道今日我又碰不着培了，我正在一步一步下楼，我正经过你教室的门口，培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我是这样地想念着你，培，我们不要再闹了，既然我们那么爱着，为什么在这样近在眼前的环境中都不见面。

李日下楼时在唱着歌。

“我知道

有一条叫做日光的大道，

你在那儿叫着我的小名

呵，妈妈，我在向你赶去，

我正走在十里外的麦田上

……”

“喂，卡帕，这歌是不是那戏剧系的小子编出来的？告诉他，李日爱极了。”

这儿没有麦田，没有阳光，没有快乐的流浪，我们正走在雨湿的季节里，我们也从来没有边唱着歌，边向一个快乐的地方赶去，我们从来没有过，尤其在最近的一段时分里，快乐一直离我们很远。

到楼下了，雨中的校园显得很寥落，我们一块儿站在门口，望着雨水出神，这时李日也不闹了，像傻子似地呆望着雨。它又比早晨上山时太多了。

“这不是那温暖的雨。”维欣慢慢地说。

“等待阳光吧，除了等待之外怎么发愁都是无用的。”我回头对他鼓励地笑了笑，自己却笑得要落泪。

“算了，别等什么了，我们一块儿跑到雨里去，要拼命跑到车站，卡帕，你来不来？”李日说着就要跑出去了。

“我们不跑，要走过去，要走得很泰然地回去，就像没有下雨这等事一样。”

“走就走，卡帕，有时你太认真了，你是不是认为在大雨里跑着就算被雨击倒了，傻子。”

“我已没有多少尊严了，给我一点小小的骄傲吧。”

“卡帕，你暑假做什么？”维欣在问我。

“我不知道，别想它吧，那日子不来，我永远无法对它做出什么恳切的设想来，我真不知道。”

历年来暑假都是连着阳光的，你如何能够面对着这大雨去思想一个假期，虽然它下星期就要来临了，我觉着一丝茫然。风来了，雨打进门檐上，我的头发和两肩又开始承受了新来的雨水，地上流过来的水弄湿了凉鞋，脚下升起了一阵缓缓的凉意。水聚在我脚下，落在我身上，这是六月的雨，一样寒冷得有若早春。

雨下了那么多日，它没有弄湿过我，是我心底在雨季，我自己弄湿了自己。

“我们走吧，等什么呢。”维欣在催了。

“不等什么，我们走吧。”

我，李日，维欣，在这初夏的早晨，慢慢走进雨中，我再度完全开放地将自己交给雨水，没有东西能够拦阻它们。雨点很重地落在我全身每一个地方，我已没有别的意识，只知道这是雨，这是雨，我正走在它里面。我们并排走着，到了小树丛那儿它就下得更大了，维欣始终低着头，一无抗拒地任着雨水击打着。李日口中含了一支不知是否燃着的新乐园，每走一步就挥着双手赶雨，口中含糊而起劲的骂着，他妈的，他妈的，那样子看不出是对雨的欢呼还是咒诅。

我们好似走了好久，我好似有生以来就如此长久地在大雨中走着，车站永远不会到了。我觉得四周，满溢的已不止是雨水，我好似行走在一条河里。我湿得眼睛都张不开了，做个手势叫李日替我拿书，一面用手擦着脸，这时候我哭了，我不知道这永恒空虚的时光要何时才能过去，我就那样一无抗拒的被卷在雨里，我飘浮在一条河上，一条沉静的大河，我开始无助地浮沉起来，我慌张得很，口中喊着，培，快来救我，快点，我要沉下去了，培，我要浸死了。

李日在一旁拚命推我，维欣站在一边脸都白了，全身是湿的。“卡帕，怎么喊起来了，你要吓死我们，快点走吧，你不能再淋了，你没什么吧？”

“李日，我好好的，只是雨太大了。”

我跟着他们加快了步子，维欣居然还有一条干的手帕借我擦脸。我们走在公路，车站马上就要看到了，这时候我注视着眼前的雨水，心里想着，下吧，下吧，随便你下到哪一天，你总要过去的，这种日子总有停住的一天，大地要再度绚丽光彩起来，经过了无尽的雨水之后。我再不要做一个河童了，我不会永远这样沉在河底的，雨季终将过去。总有一日，我要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早晨醒来，那时我要躺在床上，静静地听听窗外如洗的鸟声，那是多么安适而又快乐的一种苏醒。到时候，我早晨起来，对着镜子，我会再度看见阳光驻留在我的脸上，我会一遍遍地告诉自己，雨季过了，雨季将不再来。我会觉得，在那一日早晨，当我出门的时候，我会穿着那双清静干燥的黄球鞋，踏上一条充满日光的大道，那时候，我会说，看这阳光，雨季将不再来。